

## 林肯夫人的悲悯一生

玛丽·拖德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妻子，她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总统夫人，尽管在世时她受到的多是嘲笑和责难，但今天的人们却以更大的同情心来看待她那略带悲悯的一生。

玛丽七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娶。尽管她从小一直受到良好的教育，但都十分淘气。一次，祖母批评她：“玛丽，你这样淘气将来能做什么？”“做总统夫人！”

1839年的一天，玛丽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当时还是青年律师的林肯，在初次见面的舞会上，林肯对玛丽一见钟情，并于1842年11月4日举行了婚礼。

婚后林肯夫妇寄居在简朴的环球旅馆，次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罗伯特出生了，不久他们买下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家”，在一幢双层木质楼房里，他们又迎来了另外三个儿子的相继降生。但林肯夫妇的孩子是不幸的，除长子罗伯特外，其余三个儿子均未长到成年，次子爱德华4岁死于斯普林菲尔德，三子威利12岁时死于白宫，幼子塔德18岁暴卒。

在林肯的一些传记中，往往把玛

丽描述成一个恶妻，似乎林肯一生都在忍受着她的折磨，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林肯的年轻合伙律师赫恩登。赫恩登终生崇敬林肯，但却与玛丽搞不好关系。赫恩登是林肯身边较亲的人之一，一些历史学家都接受了他的说法。然而从许多资料看，玛丽和林肯的婚姻是幸福的，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在白宫的一次宴会上，林肯深情地注视着妻子，对身边的人说：“我的妻子还像她做姑娘时那么漂亮……那时我深深地爱上了她……”当然玛丽和林肯的生活中也发生过许多不愉快的争执，但这并未妨碍他们的婚姻，林肯曾经戏谑地评述玛丽的好强性格：“上帝(God)的名字只有一个‘d’，而拖德(Todd)家却要两个‘d’。”玛丽有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这也就成了她对林肯的最大帮助，她坚定地激励着丈夫不断动摇的雄心。

1861年3月4日，林肯就任美国的第十六任总统，在就职典礼上，玛丽穿着豪华，光彩照人，她对密友说她要击败华盛顿那些南方美女对她的轻视。林肯夫妇入主白宫后不久，美国就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内战，在这

场战争中玛丽无疑是痛苦的，她是南方人，她的一个兄弟、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三个姐夫都在为南方而战，为此她曾被指控为间谍，林肯不得不亲自作证辟谣。

1862年，玛丽的三子威利死于白宫，这对玛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的神智开始受到了影响。

1865年4月12日，联邦军队攻克叛军政府的首府里士满，长达四年的内战结束了，消息传来，举国欢腾。4月14日，林肯偕玛丽前往福特剧院观看《我们的美国堂兄弟》，但就在那里，刺客的子弹击中了林肯的头部，致命的枪伤最终夺去了林肯的生命。林肯的死使玛丽歇斯底里了好几个月，她痛苦地责备自己，说是自己害死了丈夫。

玛丽回到了斯普林菲尔德，后来还去欧洲旅行，幼子塔德此时对她是一大慰藉。1871年，塔德突然死去，这次玛丽的神智几乎彻底崩溃了。长子罗伯特一度不得不把她送进疯人院，后来玛丽在斯普林菲尔德由她的大姐伊丽莎白监护。晚年的玛丽双目失明，1882年，玛丽在她63岁那年离开了人世，她的遗体被安葬在斯普林菲尔德橡树岭公墓她丈夫的身边，在那里她将永远陪伴她所挚爱的丈夫——亚伯拉罕·林肯。

摘自《世界文化》

带捐献一万两。皇帝的老丈人都捐了，其他人再不掏腰包实在说不过去。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家藏万金，只拿了五百两银子意思意思。

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白银是多少呢？时以工部员外郎的官衔管理节慎库的赵士锦在他的《甲申纪事》一书中说：“贼载往陕西金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为了节省一百万白银而丢掉三千多万乃至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明白账，可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到死也没有算清楚。也就在明王朝灭亡的这一年的年初，崇祯皇帝召见阁臣时曾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入相从？”问题的答案可能很多，但他如何对待处理私房钱的态度肯定是其中一个。

摘自《意林》

## 崇祯帝的私房钱

1627年，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17岁受遗命继承皇位。

即位初年，为节省国库开支，崇祯皇帝下令大幅度地裁撤边防驿站、免官税。崇祯皇帝自己的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更换，以至于某日听讲官讲书时，他穿的内衣袖子破损不堪，露在外面很不雅观，只好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就是这样一位节俭的皇帝，其私藏的皇银内帑数目却非常惊人。

甲申年正月(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百万大军攻陷平阳和太原后进逼北京。惶恐万状的崇祯皇帝特地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等户部、兵部的要员们，商量调关外的吴三桂入关勤王。吴襄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卫北京，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四十万两。对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求，希

望崇祯皇帝拿出自己的皇银内帑以充军饷。皇银内帑，也称帑帑，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房钱。拿自己的私房钱办公家的事，对一向节俭抠门的崇祯来说，无异于剜他的心头肉。他向大臣们哭穷：“内帑业已用尽。”

资金缺口无处弥补，无计可施的崇祯皇帝只有在大臣身上打主意——号召群臣募捐。

崇祯虽然怪吝如铁公鸡，但脑子并不笨，深知万事开头难，有人率先垂范就好办。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捐十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没料到周奎眼见女婿将受灭顶之灾，也不肯伸出援手，坚称没有。最后，徐高实在看不过去，愤然而起，说：“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周奎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勒紧裤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wwbwh1616@sina.com

## 人生最后的智慧

余秋雨

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的。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

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什么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

陵墓在哪里，我是做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缘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仗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个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

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才是开玩笑。当然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

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

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

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质朴。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他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语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

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伊斯兰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来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

摘自《出走十五年》

前往祝寿，但诗是一定要写的，便提前写了一首诗，托装裱框之后，让女儿穿城传递：“饮痛可知命堪托，热弟兄当若何，知音不觉天地老，发白犹唱少年歌。”诗写得确实不错，大家都很感动，不仅感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然保持兄弟般的情谊，更感动他还能够保存着这份少年的诗情。

如果让我来说，诗情和友情相比，诗情更难在悠长的岁月里存活，都说少年情情总是诗，老来日子都是事了。诗是浪漫主义的，事却是现实主义的，日子一久，无事都能生非，事事相叠，就磨出了老茧，落满了灰尘，少年浪漫的诗，是经不起这样日复一日的磕碰的。

今年中秋，再生用手机发我一短信，说：“我十一搬家，偶见一日记上有我写的一首打油诗：‘长街叹星空，倾心夜伴灯，华年似流水，至今思复兴。’”往昔立刻在诗中复活，那时，我们都刚插队回北京，又那一待业在家，几乎天天，他都要骑着自行车到我家里来，排遣各自的心事，话如长长的流水，一聊聊到半夜。我骑车送他，长街夜行，月色溶溶，一直快要骑到我家。庸常忙碌琐碎乃至痛苦的日子，有了诗的浸润，也变得美好了起来。

四十年过后，还能够保持这样一份诗情的人，其实是幸福的。发白犹唱少年歌，并非人能够做到。

摘自《今晚报》

## 陈锡联飞刀断指

坐落于山西雁门关代县的阳明堡，原本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镇。1937年10月，八路军在此夜袭日军飞机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小镇因而得以名扬全国。率部夜袭阳明堡的，正是当时在战场上风头正盛的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沙陈锡联。他首战便一举击毁日军飞机二十四架，开创了我军步兵打飞机的先例。

阳明堡之役攻破敌胆，成为传遍中外的头条新闻。该团作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的声誉，从此奠定。

陈锡联出身贫苦，十四岁那年便参加红军。李先念曾称赞他“打仗数第一”；指战员们则誉他为“小钢炮”。建国之初，毛泽东点将陈锡联掌舵炮兵部队时，幽默地说：“红四方面军有个陈锡联，外号叫‘小钢炮’，搞炮兵当然是内行！”

1933年，十八岁的陈锡联任30军263团的政治委员。当时，30军的政治委员是李先念。那一年，这两位老战友之间有过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战场对白”。

陈锡联在攻克四川达县时，缴获了当地守敌的兵工厂和造币厂。晚上宿营时，他发现床铺不稳，便随手拿来几块金砖，垫在床下。第二天，李先念来到陈锡联的住处，大吃

一惊：“这么贵重的东西不上缴，竟然藏在床铺下！”陈锡联不解地反问：“都是些铜块子，有什么好藏的？”还有好些被我扔到粪坑里了。”李先念哭笑不得：“锡联啊！你和我一样，只听说过金砖，但不晓得就是这玩意儿啊！”

1938年6月，陈锡联出任八路军新编385旅的旅长。此后，他率部进行了邠阳、白晋、武沙等战役。在百团大战中，他扼守狮垴山，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毒气袭击，与敌血战数日，截断了日军的正大铁路交通。后来，他又率部队参加邢沙永战役和平汉路破袭战役，取得了辉煌战果……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锡联在戎马生涯中，多次负伤。在红军时期的一次战役中，他左手拇指受伤，由于包扎不当，逐渐坏死。

一天，陈锡联取来白酒，连饮两大口，随后喝道：“给我黑了，没喝用了。”旋即瞪眼咬牙，举右手飞刀断指……他曾笑言：“我身子前后左右有四个洞，因此心中有气出得快，心胸宽。”此种气概，刮骨疗毒的关云长也非此企及。

1950年4月，毛主席任命陈锡联出任炮兵司令员。8月1日，人民解

放军炮兵领导机构宣布正式成立。10月20日，陈锡联到中央军委报到，次日就任，此后一干就是九年。

朝鲜战争爆发后，陈锡联领导的炮兵，扬威朝鲜战场；在著名的“万炮轰金门”作战中，他指挥的炮兵威震台湾海峡！在陈锡联任职时，我军炮兵部队无论在建设规模、部队素质上，还是在正规化程度上，都有了长足发展。此外，据陈锡联回忆，在炮兵工作期间，“有一段经历终生难忘。这难就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炮兵组织参与了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的勘察第一个工作。这个靶场就是现在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陈锡联宽大的肚量，在全军乃至全党都是闻名的。邓小平曾称赞他“心胸开阔，肚量大。不仅能打仗，还特别能团结人。”

陈锡联的次子是空军的一名飞行员，1982年在执行任务时遇难，年仅三十二岁。事后，那支空军部队的领导见到陈锡联时，神情惶惶。陈锡联却安慰道：“你们不要太难过，战争年代有牺牲，和平年代也会有牺牲的。家里的工作我来做，你们放心。”闻者无不感动。尽管自己立下赫赫战功，次子也为国捐躯，但陈锡联从不为私事向组织提条件或是走后门。他对子女解释说：“你们是我的子女，也是组织上的人，你们有多大本事，就干多大的事儿！”

摘自《环球人物》

## 康熙下象棋

一年夏天，康熙皇帝来到塞北木兰围场狩猎，当他走过伊逊河，来到一座大山前，渐觉疲劳，便传旨大队人马停下歇息。

康熙信步登上山顶，坐在一棵青松下观看风景，微风吹来，使人心旷神怡。一时间，康熙来了棋瘾，便让随从摆好象棋盘，与一位大臣对弈起来。不多久，大臣便连输三局。但康熙兴致甚浓，问周围的大臣们：“谁再来同朕下一盘？”众大臣深知皇上的棋艺高明，谁也不敢与皇上对弈。这时，侍卫陈福早就想同皇上对弈一盘，康熙看出他的意思，便说：“一同玩玩无妨，朕不怪

罪就是了。”于是，那仁福就大着胆子与康熙对弈起来。

那仁福是个象棋迷，对弈起来连“皇上”两字都抛诸脑后。只见那仁福节节推进，好多卒子过了楚河，又巧用连环马，使出八面威风。不几招，就把康熙的车踩掉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最会察言观色的老太监对康熙说：“皇上，不好了，山下窜出一只猛虎。”康熙一听忙站起身来对那仁福说：“朕先去猎虎，你等着，回来再与你下完这盘棋吧！”那仁福听了，只好等在棋盘旁。

其实，老太监见皇上棋势已成

## 美文闲读

### 雨中游同里

叶兆言

一位仁兄欧洲待了几年，回国说去过的那些名声显赫小城，根本不当回事，说国外也就那么回事，看多了都一样，无非这堡那堡，要参观就那样东西，市政大厅，教堂，名人故居，还有呢，就是墓地。

他的高论让人想起了江南水乡小镇，这些年，断断续续去过许多古镇，到的次数多了，眼花缭乱，便有些弄不明白。说起来各有特点，但是在我这个粗心的游客看来，大同而小异，看来看去，无非小桥流水，无非白墙黑瓦，沿街的店铺，民俗表演，没有任何特色的旅游小商品。里巷幽长弄回路转，这样的古镇，去也罢，不去也罢。

苏州古镇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最初只是一些带有军事性质的部落。随着大运河开通，这一带经济突飞猛进，小城镇便不可思议地

兴盛起来。统计数字显示，此地小城镇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同里的退思园十分有名，建于清末，1986年，美国纽约以它为蓝本，在斯坦顿岛植物园建造了一座江南庭院，取名“退思庄”，由此可见退思园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我对水乡小镇有个错误印象，一直觉得只适合于北方人参观游览，对于干燥的北方来说，水乡小镇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太多差异，有差异才能产生美。当然还可以蒙蒙老外，有距离才有吸引力，譬如在同里，你差不多天天都能看到外国人的身影。熟视无睹，事实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来自江南小镇，他们对那些闭塞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好感，这些地方就是围城，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在里面的人想出来。

今年夏天去同里，遭遇了一场

罕见的倾盆大雨，顿时昏天黑地，等疯狂的雨势过了，撑着伞，在雨中漫步。雨仍然很大，与刚刚的狂风暴雨对照，已算不上什么。雨中的同里突然展现出未曾见过的宁静，不是假日，也不是双休日，依然还有些游客，依然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老外，都在廊檐下闲坐避雨。

我的鞋湿了，裤腿也湿了，既来之，则安之，悠悠在雨里走着。此次同里的之行纯属意外，就像这场豪雨，来得很突然，稀里糊涂人已到了这里，已进了退思园。良辰美景奈何天，同里并不是第一次来，退思园也不是第一次进，然而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从退思园美滋滋地出来，雨中登船，小河中只有我们这条船在行进。河岸上，一个老外正在屋檐下玩电脑，全神贯注眉头紧皱。我们正悄悄地从他身边经过，网络早已把世界联系在一起，老外在干什么呢，玩游戏，和家人联络，还是在写作，种种好奇的疑问，都在我大脑里一闪而过。

摘自《解放日报》

## 摇一摇婚姻

刘 楠

生活由热滚滚，一下子成为温吞吞，自然容易出问题。

反倒是那些婚前就由热恋“跌入”现实的男女，能慢慢将飞驰的爱情逐步减速，由求其“快”，到求其“长”，成家之后比较幸福。

有一朋友说：“我现在跟女朋友进入了新的境界。过去我们进餐馆，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情侣，现在则会认为是夫妻。”

经我追问，原来因为他现在跟女朋友对面而坐，不再是喁喁私语，而成为“女朋友看菜单，他看报纸”。

这使我想起梁实秋先生曾在文章里写的，有位朋友去看他，以嘴边绽着微笑，当做见面行礼。二人默对，不交一语，梁教授递过香烟，对方便一支一支地抽。又献上茶，也便一口一口地呷，左右顾盼，意态萧然。等到茶尽三碗，烟馨毕听，主人并未起来，客人兴起告辞，梁教授誉之为“六朝人的风度”。

这也令我想起王维的《山中与

裴秀才迪书》，写他去看老朋友，正巧朋友在谈经，也就不打扰，径自往山里走了。那种老远跑去，却又能以“意到已足”，而淡然离开的境界，不是“平淡入妙”吗？

还记得古诗有句“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诗人与朋友一起赏花饮酒时醉了，便径自去睡，叫朋友：“你要是有雅兴，明天再抱着琴来玩。”也是在淡远中，显示一种挚情。

当然，这种淡不能是无礼，而应该是具有深厚情谊，默然会心，而不拘小节的率性。如同那坐着看报的朋友，女伴如果不能不觉得自己被冷落，反觉得那只是率真，则未尝不是另一种境界。

作家琦君女士曾说，她跟另一半常难得有说话的机会，只好在桌上留字条，我乍听得不可思议，但见琦君好文章不断，渐渐领悟夫妻相处的另一种妙处：“在彼此之间留一点空间，让大家保留一点自己，而不必天天腻在一块。”

热恋中的朋友，一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

因为平淡入妙的境界，没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功夫，是达不到的。

摘自《爱的密码》